





大宋文鑑卷第八十七

序

皇祐會計錄序

秦國軍衛司都目序

送揚鬱林序

劉景烈字解

送湖南某使君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唐史論斷序

伊川繫壤集序

田

錢

劉

劉

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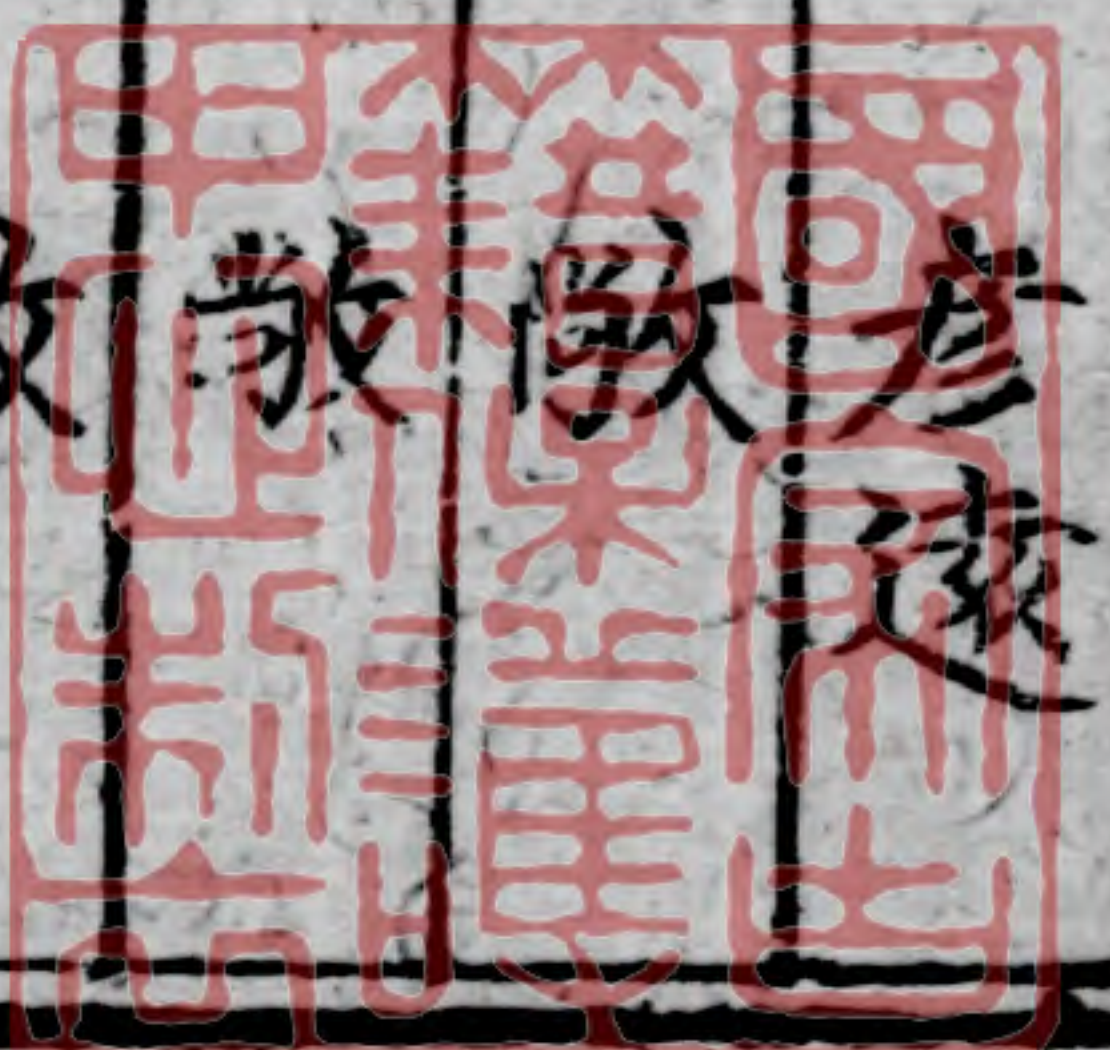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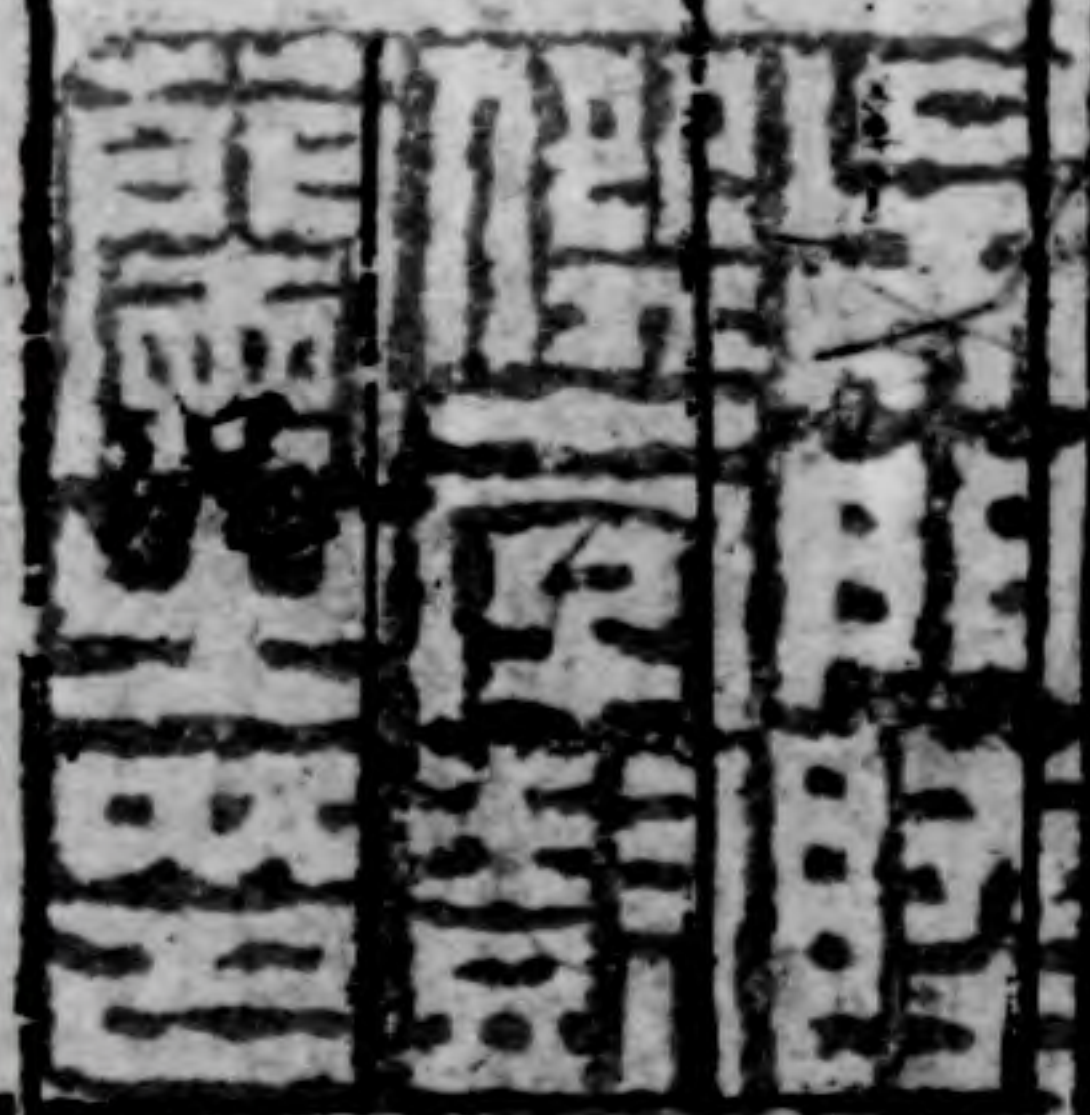
蔡

蔡

蔡

孫

邵



敬

襄

襄

襄

甫

雍



洛陽菁英會序

司馬光

序聘禮

司馬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故蹟遺文序

王回

皇祐會計錄序

田况

在昔家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灑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密重慎可知也已古今世遠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幹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監鉄戶部度支分釐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而使以總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

多盤違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為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以秦漢言之則燕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統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憂深非群司之擬也 國家不享海內化際日出養兵之法與古不侔 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慶曆中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舍來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貴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歲溢息廕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殿聖恭儉憂民節用內踈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秘殿裁損渥飾嚴鑿池園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應不急土木一切權檻朱綠之飾去歲傳宣三司福寧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金明池可識毀之勿橫費也臣以斷錫小泮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願以補不使壞可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願以安邊柔遠清心息事為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緡帛以濟之故計



臣得以深自率勵未惟咎謫誠為幸哉必欲酌 祖宗之舊參制  
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岩廊論之非有司之事臣材策闇短久當  
大計雖內自竭盡而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出納之慎忽商  
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逕朝夕詢求則不敢懈 先朝權三司使公  
事丁謂嘗編景德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變通損益  
多非制近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 皇祐會計錄六卷一戶  
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十年最  
中者為準精要者采緝之冗曠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徭  
以官館祠字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大計故特  
為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別為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  
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冒瀆 皇覽伏深戰汗

秦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 彥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鋒銳能陳噬奇邪也故軍將皆建旗于前  
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即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  
所曰牙緣是從卒為牙中兵武吏為牙前將俚語缺誤轉稱為衙  
唐自開元至五代聞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  
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 國初安誅奸雄歛威銷萌出儒臣守郡  
始募城郭子弟或里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趨擯呼指爾乃  
立條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叙等級愛民甚矣  
天下壹也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殊明州漢之鄞縣本朝賜節  
度額其地東濱海洋羣山聯屬田疇且隘蠹蠹錯出居人詬詬偷  
生喜輕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負雖百有二十貲產視它郡為  
率典吏乘隙翫狂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  
明年彥遠得為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



世昌侑焉頗蠲除舊弊數端悉條列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衆以  
為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既成題曰衙都司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  
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  
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  
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延尉  
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  
裝汎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加佗日  
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  
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  
饜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行

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之世  
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  
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未可以斃牛  
兵無長短劔無單復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  
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  
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  
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  
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又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  
酒言曰吾名末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  
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末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末



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  
以求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  
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  
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  
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叙其實  
若是可以求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  
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敬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  
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  
足也不得已也然則 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  
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狃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

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  
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  
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脩堯舜之義明市其德而  
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路之路而物為深入之師其  
次誘而教之使云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  
為致人而致於人蠻貊勇而奮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幸  
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益督于禹故其功  
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  
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未御外方將納臣闕屢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倖僥勇士務剝  
繫事斷以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



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  
興武入館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樞握間更世移祀操持飲器  
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  
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  
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  
之任武人剝去角牙磨治平壯戾妥處行伍間不敢元然自校輕  
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  
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  
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  
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  
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  
也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  
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  
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  
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  
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貴不若理官之  
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儒則事叢而下有  
偏怒竒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乎簡歷日召而前頤指教歡迎  
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為之使寃者不得吐其  
臆鞠者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為之其止於是  
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  
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



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薰厚復為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為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而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未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

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墮寃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以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為獄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為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為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傑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



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  
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  
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  
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辨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  
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  
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  
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優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持  
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  
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也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  
光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  
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  
秋之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

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傳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群  
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  
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比  
類因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  
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滅則成否則敗成則  
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  
紀多不書必埃其臣效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  
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  
堯典穆契臯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  
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  
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  
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鍊



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云  
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曰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  
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  
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  
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為紀也遷之為紀也  
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  
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餽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使之體必  
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  
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  
恠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  
至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  
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

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  
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  
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  
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  
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叙事詳備  
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  
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  
不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雜而書之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  
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為史之道亦甚失  
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脩為唐  
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  
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



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脩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為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脩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埃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

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怒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感



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  
詩大率溺于情好也意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  
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  
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  
善踏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  
也若利內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  
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  
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  
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  
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  
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

可得乎君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  
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  
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  
戰于前曾未入于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  
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  
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  
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泐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  
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  
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  
而未嘗涇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  
其嘗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  
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



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養萬機出綬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

所取平其勲業開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茲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廬尹故事亦頂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  
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  
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參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

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年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序聘禮

司馬 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為

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親質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為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求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求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求一遷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求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燦者其兄嗜酒仰文燦為生兄或時酗毆文燦其鄰人不平而信之燦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



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亭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歎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為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他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服曰祿多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之上而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論之曰是書不泯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丈粲蘇慶文臺亭所為以傳於世庶幾使為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

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大小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予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缺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悉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缺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缺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缺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



宋文鑑卷十七 序類 十四  
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予予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 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我如大儒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楊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

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 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時有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 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巖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



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為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為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國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為序號曰故蹟遺文

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以吾說而廢否



天宋文鑑卷第八十八

序

譜例序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仲兄郎中字序

列女傳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蘇洵

蘇洵

蘇洵

蘇洵

曾鞏

曾鞏

曾鞏

曾鞏

曾鞏

曾鞏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有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為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嘆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

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太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為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



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儼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  
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文天生不  
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為我言曰  
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但  
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  
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則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  
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  
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  
貌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  
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

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  
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  
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  
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  
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  
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  
服始于衰而至於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  
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  
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  
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  
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  
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絲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即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滯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

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溥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噴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論榮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談跳者如驚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交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



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錄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

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貽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願今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侍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璫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卒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非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



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後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  
之苟於自怨顧利胃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  
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  
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  
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  
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  
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  
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

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謾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  
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  
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  
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疆天  
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  
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  
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  
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  
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  
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



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  
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  
孫臏吳越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  
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  
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  
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  
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  
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  
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  
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  
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 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  
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  
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  
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  
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  
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  
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子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  
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既成與宋魏  
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



而其書亦以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  
脫語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鑿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  
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  
家使悉上之 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  
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  
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舊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  
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  
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  
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繼  
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與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  
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  
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

得不列以為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  
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重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  
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  
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  
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 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  
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遺遇固自  
有時之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 攀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  
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  
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  
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



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建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朽菟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恠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

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敝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去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



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 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

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 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接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竒袤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 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又而論其本見其上下之際相成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生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



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四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凡杖有銘盤行有戒在心有和鸞之聲行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不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

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目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雷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其得之於內者又亦



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  
之材就道德之實若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  
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  
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  
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  
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目發也同舍之士  
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幸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  
君名規字方叔以入學更事稱於世云

大宋文鑑卷第八十八

天宋文鑑卷之八十九

序類

送周忠田序

送江任序

送趙宏序

李氏退居類藁序

晁繹先生詩集序

田表聖奏議序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章公甫字序

曾

鞏

曾

鞏

曾

鞏

李

泰伯

蘇

軾

蘇

軾

蘇

軾

蘇

軾

蘇

頌

章

望之



鄭野甫字序

章 望之

送周屯田序

曾 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鞠脛以薦其物語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阨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

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負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 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遠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中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水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



也莫不贏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上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與道塗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以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

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胷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泉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上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馱聞欲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潔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園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



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平耶陽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為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即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

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謂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 泰伯

李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科所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為十二卷寓之間或應用而為未能盡無愧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天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藉乎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 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惜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



闕文與馬之不惜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正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

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充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

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守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



雖不過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  
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  
王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安知來世不有  
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  
子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  
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  
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  
俊日庸殺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益嘗慨

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小倦而其  
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怨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  
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  
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  
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  
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  
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  
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  
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  
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  
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天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首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

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民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



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  
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  
沒十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類  
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  
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  
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  
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  
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華戎傳信錄總序

蘇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切惟念 國家苞宇  
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茲種獫狁早以面內 章聖  
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寢以訓備 陛下欽若

成憲羈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冊副在有司其  
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  
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  
通好以來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叙事冠於篇首厥初講  
和始於繼忠書奏虜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  
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  
有金絮米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  
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  
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之  
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  
若非形於績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  
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



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  
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前朝廷所遣乃報  
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後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  
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  
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  
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贊見之  
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  
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齋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  
衆露資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郵驛所  
不至或貨易貨財或頒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  
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  
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于大

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師守當任其責則  
接境司用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  
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  
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  
壘之繕完砦鋪塘灤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為  
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  
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  
為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  
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  
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夷狄之俗恃  
險與馬曰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為  
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輶車所過宜詳其



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有奚渤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遠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錄而經制方畧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邪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固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于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思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為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虜欲啓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無窮

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徂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葉街貨館行可致其停入矣姑撮其大要概副聖辰經遠之慮總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為上中下謹條事目具於左方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齊用以為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鋤基筥管杵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旛旒所以表師師也鼓鞶鏡鑄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網罟畢罟所



以給收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舄所以周身也冕弁中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觸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責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象以杖獲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尊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懇由是而交龜鼈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莞簟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偽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

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周淫為異器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符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暮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為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為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為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章 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為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說也命予為言

其理以易之夫子學於古人聞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待止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野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為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也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

序類

後周書序

良方序

縣法序

易傳序

春秋序

羣居治五經序

送焦千之序

送趙希道序

南豐集序

後周書序

王

沈

呂

程

程

龔

劉

潘

王

王

祐

惠

順

順

鼎

放

興

震

安

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  
棻與陳叔達更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  
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樓板  
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  
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  
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桐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卧與之  
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  
謀而誠足以聽之考於書准府兵之設歛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  
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爭而效見於後  
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  
之制詐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矣庶不成雖然非文帝  
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

也以其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誇言之又况  
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  
至於誠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  
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  
亦不能以為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  
好惡無所詐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  
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變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  
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肯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  
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  
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  
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騫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



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揖衽俯仰堂廟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

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膏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脉為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甘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君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押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靄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此衆人此人事



也言能不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  
刺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  
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煖煉有節飲啜有  
宜藥有可以久煖有不可以久煖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煖  
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用  
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  
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  
藥之難二也藥之單用為易知複用為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  
為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  
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  
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滯咳則顛眩者  
添之於人有終日搏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人

於人無似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商人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  
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  
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為未足又益之以棧二酸相濟宜甚  
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  
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  
為易見味為易知嘔利為大變故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  
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木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  
則皆用參木此石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  
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柰何哉橘過  
江而為枳麥得濕而為蟻佳踰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月虧而蛙  
蛤消露下而蚊豕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  
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壟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况藥之所



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犬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責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何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觀其驗即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極道貴速故不假久伏待完也

### 縣法序

呂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有縣始然古之官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况於為數萬戶之縣而當古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又矣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民事皆諮訪焉既盡其所長矣於是人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為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惟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受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觀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夫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湖本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門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

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入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也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于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待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特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



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痔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羣君治五經序

龔

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祿政事卒不諭經義故以傳誦為已蓋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抉剔其詞引為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龔龔之於聲瞽之於色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乎常病焉會鄴郡陳子堅河南侯孝傑俱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高二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以室之中講正誦醇仁義之言馥如椒蘭天人之理邃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既而樹程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乎極焉然孔子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者誠為類愚者發爾善為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其於聖人之言為不乖



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送焦千之序

劉放

放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以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畜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祿黷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咨僞慘辱安以為已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裕祭宗廟施慶天下

聞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介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為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擢名苟得舉逸名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教倉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况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



而後幡然改立為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  
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

興嗣

予少時以為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  
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為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亡顛仆寒  
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  
焉猶中凝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  
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  
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  
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  
瀾怒濤橫流逆奔吞噉百川久之勢旋氣定平入于海雖蛟魚百  
怪出沒汹涌而不知所以沮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

之銳氣銷鑠頓拙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郭落敢言今乃為  
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石焉  
不啻若千金之重宜其所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說邪如無異於  
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迺所  
謂幸不幸也者豁然於胸中矣希道其勉之

南豐集序

王

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  
驚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拱怒江湖之波濤煙雲  
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為何  
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遇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  
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  
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自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



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節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  
職守而為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  
余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  
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  
壤相懸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余因書其篇  
首云

大宋文鑑卷之九十一  
序類

正蒙序

范育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熙寧太常祠總要序

楊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茶經序

陳師道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進策序

秦觀

揚州集序

秦觀

集端圖序

秦觀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  
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  
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為禮官  
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  
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  
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李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  
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碎盤之說然斯言也豈  
待好之者充且擇歟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為書以推明夫  
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  
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  
適將取訾於未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

橫議異端間作若淳圖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  
移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  
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  
書崇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况能奮一朝之辯而  
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  
之以傳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  
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  
滅也故為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  
以心為法以空為貢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  
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為為道故正蒙闢之  
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  
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



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夫為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為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為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關之者乎故子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空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

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放諸無形而准推而放諸至動而准推而放諸至靜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人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為之叙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為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為夫子咎乎雖然燭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仁皇訓典序

范

祖禹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仁盛者為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為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一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



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  
王抑其次也惟我有 宋受天眷命 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  
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 大聖堯舜傳賢不  
是過也 太宗繼文海內為下 負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 在  
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先有天下四十二年 宋興  
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  
法宮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  
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論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  
山窰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  
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  
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  
可以為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

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  
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 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  
仁而 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為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  
正觀政要 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 神宗時亦論次兩朝  
之事 陛下文命臣以 神宗之訓上繼 五朝以備邇英進讀  
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 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  
仁宗言為謨訓動為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錄天  
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  
曰 仁皇訓典以勸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  
祖禹昧死謹上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太社太稷太一九宮



臘蜡為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先鷲五龍為中祀壽星靈  
星中雷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錄為小祀凡太常典禮樂少  
府共服器光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醢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大府共  
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承俎有司應命人或為之騷然熙寧四  
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  
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不祭事之  
際事傑迺集諸司所職為旁通圖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  
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  
名揚其職職事相照用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總要云

仁宗御書後序

陳

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  
所好者同于人也 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

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迺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  
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  
顧好飛白書明窳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  
藏焉臣不知書下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執不滯古則徇今  
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  
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 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  
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執蓋如此彭  
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  
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  
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 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  
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  
百吏內宗外朝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



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  
臣惟 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茶經序

陳 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  
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  
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  
成之錄為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  
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  
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  
矣經曰茶之否藏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為執  
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  
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

發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  
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為  
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執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反所以同于民  
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中庸後解序

呂 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未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諸  
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  
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  
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  
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  
其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  
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為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



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為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而清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為

說已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蟬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為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遠巡而不敢發幸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志踈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 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



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整應較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  
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  
一儼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  
遲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  
作任臣二篇眾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  
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鯢超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  
路孟氏所攘甲商嶮與莫或汝過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  
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斜  
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  
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  
牛馬樵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  
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音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

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  
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  
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  
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者執綜而  
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揚州集序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  
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  
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  
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  
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  
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



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水廣州後州為吳州唐初亦為邳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邳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

觀樞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集瑞圖序

秦 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辟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辟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謠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拍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竒之才所鍾和



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鄰閭至舜文彥瞻  
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  
美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又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  
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  
生彪凡四世為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  
蓋有應之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 耒

耒為兒童從先人千山官始見端叔為諸生耒雖未有知意  
已相親後幾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  
叔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歎數  
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譽天下士  
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

者半朝廷然皆不敢進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  
叔佐莫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  
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到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恠庚午耒卧病城  
南門無大雞晝卧悄悄端叔掌夜過我以燭親我面目見病有間  
喜動詞色訪不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  
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謂於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  
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此求余言為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  
為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徂伺我久矣  
西小而輕故為變易此大而重故為變運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  
自此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同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  
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  
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此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



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  
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  
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此一旦不遂中國震  
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  
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  
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  
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丁國 祖宗受夷僭  
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  
矣未聞今此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  
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鷂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  
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大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  
也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

此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  
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醜酒豐稿而休養之非欲以  
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  
今燕豆䟽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  
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  
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負能遂不費一錢纔  
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  
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